



重现于敦煌遗书的《秦妇吟》

张天雁

在我国文学史上,《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其中,《秦妇吟》是唐末五代时期诗人、词人韦庄的长篇叙事诗。

韦庄,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曾任前蜀王建宰相,唐末现实主义诗人。其律诗圆稳整瞻、音调响亮,绝句情致深婉、包蕴丰厚、发人深省,与韩偓、罗隐并称为“华岳三峰”;其词清词丽,情致婉曲,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代表人物,并称“温韦”。主要作品有《浣花集》《浣花词》。

《秦妇吟》是韦庄代表作,全诗共1666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叙事诗,是通过一位秦妇的所见所闻所感表现黄巢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全诗可分为四部分,具体如下: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歇。凤侧鸾惊鬓脚斜,红攒黛敛眉心折。借问女郎何处来?含颦欲语声先咽。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说!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君能为妾解金鞍,妾亦与君停玉趾。

这是全诗的第一部分,也是引子部分,叙述作者与一位从长安逃奔东都洛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前年庚子腊月五,正闭金笼教鹦鹉。斜开鸾镜懒梳头,闲凭雕栏不语。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街中擂金鼓。居人走出半仓惶,朝士归来尚疑误。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醉。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

扶携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处。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轰轰昆昆乾地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炯。日轮西下寒光白,上帝无言空脉脉。阴云晕气若重围,宦者流星如血色。紫气潜随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折。家家流血如泉涌,处处冤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

东邻有女眉新画,倾国倾城不知价。长戈拥得上戎车,回首香闺泪盈把。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有时马上见良人,不敢回眸空泪下。西邻有女真仙子,一寸横波剪秋水。妆成只对镜中春,年幼不知门外事。一夫跳跃上金阶,斜袒半肩欲相耻。牵衣不肯出朱门,红粉香脂刀下死。南邻有女不记姓,昨日良媒新纳聘。琉璃阶上不闻行,翡翠帘间空见影。忽看庭际刀刀鸣,身首支离在倾顷。仰天掩面哭一声,女弟女兄同入井。北邻少妇行相促,旋折云鬟拭眉绿。已闻击托坏高门,不觉攀缘上重屋。须臾四面火光来,欲下回梯梯又摧。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锯,不敢踟蹰久回顾。旋梳蟬鬓逐军行,展展蛾眉出门去。旧里从兹不得归,六亲自此无寻

处。一从陷贼经三载,终日惊忧心胆碎。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驾轳纵入岂成欢?宝货虽多非所爱。蓬头垢面眉犹赤,几转横波看不得。衣裳颠倒语言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士尽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

一朝五鼓人惊起,叫啸喧呼如窃语。夜来探马入皇城,昨日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来兮暮应至。凶徒马上暗吞声,女伴闺中潜生喜。皆言冤愤此时销,必谓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入。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沉沉数日无消息,必谓军前已解壁。簸旗掉剑却来归,又道官军悉败绩。

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六军门外倚僵尸,七转营中填饿殍。长安寂寂空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是全诗的第二部分,为秦妇追忆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前后的情形。

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路旁时见游奕军,坡下寂无迎送客。霸陵东望入烟绝,树锁骊山金翠灭。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墙匡月。明朝晓至三峰路,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庙前古柏有残枿,殿上金炉生暗尘。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闲日徒歌莫怨思,危时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怍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箫管不曾闻,蓬下牺牲无处觅。旋教魍魅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

前年又出潼关关,举头云际见荆山。如从地府到人间,顿觉时清天地闲。陕州主帅忠且贞,不动干戈唯守城。蒲津主帅能戢兵,千里晏然无犬声。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问翁本是何乡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暂起欲陈辞,却坐支颐仰天哭。乡园本贵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亩,年输户税三千万。小姑娘惯织锦袍,中妇能炊红黍饭。千间仓兮万丝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上寻蓬

子,夜宿霜中卧荻花!

这是全诗的第三部分,写秦妇从长安逃出后东行避难三载间怵目惊心的各种见闻。

妾闻此老伤心语,竟日阑干泪如雨。出门惟见乱泉鸣,更欲东奔何处所?仍闻汴路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杀。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自从大寇犯中原,戎马不曾生四鄙。诛锄窃盗若神功,患爱生灵如赤子。城壕固护教金汤,赋税如云送军垒。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羨江南鬼。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

这是全诗的结尾部分,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太平的江南充满向往。

《秦妇吟》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全诗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围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沧桑巨变,在我国古典叙事诗中堪称罕见的杰作。

《秦妇吟》诞生后,民间广有流传,被制为幛子悬挂,盛况空前,曾盛传一时,韦庄也因此获得“《秦妇吟》秀才的雅号”。然而,就是这样一首伟大的现实主义巨作却遭到厄运,韦庄晚年诗言《秦妇吟》,撰《家戒》自禁此诗,并向各处收回抄本,临终还嘱托家人不许挂《秦妇吟》幛子,其弟韦蔼编定韦庄《浣花集》也不收录,致使宋之后徒知其名,不见其诗,随着时间流逝,致使这篇名作失传。

20世纪初敦煌遗书被发现,又使这首失传千年的名篇完整地再现于世。敦煌遗书重见的《秦妇吟》是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劫夺的,敦煌遗书中共有10个抄本,其中两个为同一抄本撕裂而成,而实际为9个抄本。这9个抄本是,编号为斯5476、斯695的,卷末题“贞明五年(五代后梁末帝朱友瑊,即919年)己卯岁四月十一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士郎安友盛写论。”还有写书诗四句“今日写了书,有五升麦。高代不可得,还是自身灾。”;编号为斯5477、伯2700、伯3381的,卷末题“天复五年(唐昭宗李晔,即905年)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编号是伯3780的,卷末有写书人题记两行,一云:“显德二年(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即955年)丁巳岁二月十七日就家学仕郎马富德书记。”;一云:“大周显德四年(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即957年)二月十九日学士童儿马富德书记。”;编号为伯3953,仅存21行半,书法不佳;编号为伯3910的和李盛铎卖给日本的敦煌写本同录。

1923年,伯希和应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函请,抄录了巴黎图书馆所藏天复五年张龟写本及伦敦博物馆所藏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两种《秦妇吟》卷文,寄回中国。后经过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以及小翟里斯等中外学者的整理和研究,使得今人才能见到失传了千余年的历史名作《秦妇吟》的全貌。



《草原牧歌》李昊天 摄

茶味,有活与不活之分。

不活的茶,是人饮亦饮。别人喝茶,自己也喝,有样学样。茶水入喉,人的心思却在茶之外。茶里茶外,俨然两个不同的世界,泾渭分明。这样的茶,如一潭死水,自然激不起波澜,也就白白糟蹋了。

饮茶的可贵之处,在于活味。

热,是一种活味。芸芸世间,人情冷淡,亦是常事。但总有这么一些人,愿意向你敞开心扉。这种时候,茶就是一张请柬,邀请你走进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摒弃了世态炎凉,热茶暖心,茶香也活了起来。

冷,也是一种活味。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不得不戴着面具做人,说着不由衷的话,做着不由心的事儿。一个人的时候,就想着一杯茶,卸下心防,静静品味茶香。这样的时刻,在茶香里邂逅的,是内心深处的自我。茶香涤尘,人心冷静,于是也就更明白了前路虽漫漫,初心仍不改。

趣,亦是一种活味。人活于世,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瘾。茶瘾,亦是其一。于茶有瘾,便是在茶味中入了迷。每一片茶叶,都有其不同的香气。一旦入了迷,茶便不仅仅是茶,也是一种寄托了生活之趣的瘾。这样的瘾,也能让茶鲜活

活茶

郭华悦



起来。

不活之茶,失之于不变。将心思放在茶外,眼前的茶便失去了形色。任茶香袅袅,茶味缤纷,也不过徒具形色。在无心人的口中,茶不过是一道程序,或是一件工具。而重点,却在茶之外的世界。于是,不同的茶入口,也难逃千茶一味的结果。

茶之活味,在于变字。一茶一饮,一叶一香,人于惊喜之间,辗转莫测。茶味便如精灵一般,于山穷水尽之处,带来柳暗花明的惊叹。此时的茶,风情万种,于味蕾上经久不散。茶活,人心亦活。



近日翻读《全唐诗精华分类鉴赏集成》一书,我被一个唐代旷世才女深深感动了。她就是薛涛。

人们了解薛涛,多半是从“薛涛笺”开始的。相传薛涛天资聪慧,自幼随入蜀为官的父亲薛勋由长安迁到蜀中。后来薛勋去世,家中一贫如洗,她沦为乐妓,直到20岁时才有幸告别乐妓生涯。此后,她来到成都西郊万里桥的浣花溪畔,隐居于鸡碧坊。她闭门深居,独守清贫,终身未嫁。寂寞的日子里,她在庭院里栽种了许多枇杷树,并取井水造笺,亲手制作出一种颜色深红如血、艳丽如霞的精美别致的小笺,人称“薛涛笺”。

“薛涛笺”的故事美丽而又浪漫,那一方精美的红笺见证了一代才女的千古才情。作为一代才女,薛涛能歌善舞,琴棋书画、诗文书赋更是无一不精。在悲苦凄绝的境况下,她在自制的

红笺上写下了数百首美丽动人的诗篇,历来传诵不衰。一个落魄女子能平静而优雅地在自制的红笺上写诗,这甚至比古代隐者在石壁上题诗、在蕉叶上作画、在“山中煮酒烧红叶”还要浪漫。

然而,“薛涛笺”主人的爱情却是美丽而又凄迷。薛涛一生执著而深沉地爱着一个人,这个人便是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元稹。自从元稹的妻子韦氏亡故后,薛涛便与他情真意切地相恋了,可是由于元稹后来的遭贬与远离,薛涛的爱情也变成了一株旷野风中孤独的瘦柳。古道茫茫,西风猎猎,元稹的身影渐行渐远,薛涛的爱情也因此变得遥遥无期,且看那红笺上美丽而又忧伤的诗句:“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多少个花之晨、月之夕,薛涛望断天涯,苦苦思念着元稹,她为坚守一份无望的情感而孤苦了终生,直到香消玉殒,死后葬在成都近郊的望江楼旁。

一千多年的岁月里,薛涛这个柔弱而不幸的才女,一直沿着美丽而忧伤的红笺向人们缓缓走来。“薛涛笺”成为了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象征,薛涛的名字千古流芳,尤其是她自制的红笺、红笺上的题诗以及她对爱情的痴情守望,更是赢得了世人的欣赏和尊重。正如唐代诗人王建所言:“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薛涛用一生的浪漫与才情、凄苦与等待,抒写了一段美丽而悲凉的爱情传奇。